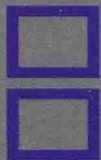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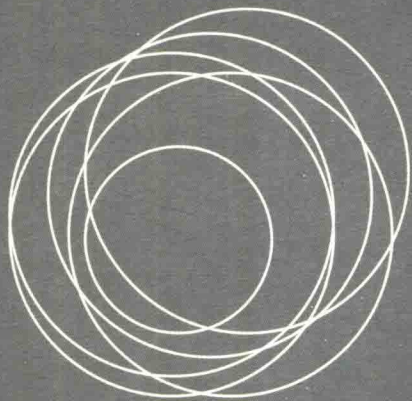


吕新作品系列



游园惊梦

吕新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游园惊梦

吕新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园惊梦 / 吕新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433-7

I. ①游…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927号

书名: 游园惊梦

著者: 吕新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关志英

项目统筹: 马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字数: 181千字

印张: 8.25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433-7

定价: 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 001 游园惊梦
- 045 带有五个头像的夏天
- 104 在十二月漫长的黑夜里
- 146 鱼鳞天：轻轻地说
- 255 编后记

游园惊梦

一

园丁龚大头暴死的那天早晨，宋从良错过了与启明先生会面的机会。启明先生启程北上，利用中途换车的时间，在这里做短暂的停留，他们曾事先约好在车站会面。

那是一个泥泞的雨天。尽管天色晦暗，似明非明，但宋从良还是早早地醒来了。宋从良是个心里藏不住事情的人，自从接到启明先生的信以后，连日来他一直惦记着这次会面。此次会面，尽管时间短暂得令人不免仓促，但仍然充满了意义。分别八九年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地点选择在凌乱的车站，背景多少有些糟。昨天晚上，宋从良提前躺在床上，但几乎彻夜未眠。后来，他打开一本书，读了启明的几篇文章。黎明时分，他终于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会儿。

宋从良穿好衣服以后，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再过一个多小时，启明先生乘坐的火车就要驶进车站了。一想到即将就要来临的会面，宋从良不禁周身上下充满了激动之情，一条腿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低声骂了自己一声，坐进椅子上，点

燃一支烟。腿不再颤抖了，只留下一种劳累的酸楚而舒适的感觉，像是跑步后的那种感觉。这时，宋从良发现自己对启明先生是十分敬重而喜欢的。以前，他也曾以这样的方式会见过别的一些人，包括几位关系亲密的女士，激动之情也是有的，但情形却远不如现在。他转念又想道，假如今天来的不是启明，而是其兄长豫才先生，那将会更令他不知所措。

宋从良望了一眼墙上的钟表，从椅子上站起来。外面的阴雨几乎一夜未停。雨声落在花丛里，落在宽大的桐叶上。宋从良常为那种充满幽古情调的声音所痴迷。时间差不多了，该去车站了。宋从良从衣架上摘下围巾，边系边向门口走。这时，他忽然听到外面的回廊里响起了一阵纷乱而急促的脚步声，声音由远而近，突然在门口消失了。

宋从良打开书房通往回廊的门。园中的两名厨师和一名花工站在门外，三个人的衣服都湿漉漉的，惊喘未定。

“发生了什么事？”宋从良问道。

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告诉了宋从良一个消息：园丁龚大头死了。

两名早起的厨师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起来了，他们从厕所里走出来以后，开始去生火，准备早餐。在走向厨房的过程中，他们忽然看见一名巡夜的花工正在阴雨连绵的园中跌跌撞撞地奔跑。花工跑在甬道之外，几次被地上的雨水滑倒，从地上爬起后又跑。花工的那种异常的举动使两个早起的厨师感到奇怪而有趣，他们停下来看着。厨房就在眼前。

一个年轻的厨师望着奔跑中的花工，对身边那位年老的厨师说：“这家伙要不是疯了，要不就是看见鬼了。”

年老的厨师向不远处喊了一声，喊的正是那个花工的

名字。

那个在园中四处乱窜的花工听到喊声，犹如看见了黎明时的救星，跌跌撞撞地向厨房这边跑来，边跑边喊：

“龚大头死了——”

……宋从良领着三个人来到外面。一夜的雨水使园中的花木焕然一新，铺陈在甬道上的红、白两种颜色的石头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早晨的空气潮湿而清冽，隐隐地泛出一种生铁的气息。宋从良不相信这三个人所说的话，他们的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更像是在梦游。昨天晚上，宋从良驱车从书局里回来的时候，路过园中的花房，他还看见辛勤劳作了一天的园丁龚大头正在一盏油灯下独自喝酒，手里举着一只啃了一半的油光发亮的猪蹄膀。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死去？如果情形属实，死亡也太容易了。宋从良边走边想着，将围巾拉到脖子上。那三个人在他的身后瑟瑟发抖。宋从良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出现在厨师的雪白的帽子上的几个泥点使他感到生气而好笑。

龚大头的尸体就在园内西边的墙垣下，一株柳叶桃被压在他的身下。

不多时，有人从那边抬来了龚大头的尸体。宋从良匆匆看了几眼。年纪六十开外的龚大头，在这个园子里干了五十多年，他的突然死亡使宋从良感到难以置信。经过花工的那阵奔跑与狂呼乱喊，除了宋从良的太太，园内大部分的人这时都起来了，花木的轮廓逐渐明朗起来。

宋从良抬起手看了一下表，一片焦躁不安的阴云迅速窜上他的额头。启明先生所乘坐的火车已进站了。

宋从良在人群里找到自己的内弟谢光世，让他代为料理一

下这里的事情，自己去车站看一下后，立即回来。但谢光世不答应。谢光世披着睡衣，对宋从良说，“姐夫，这里死了人，你丢下不管，却又要去什么车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有比死人更大的事情吗？我告诉你，休想把这一摊子推给我，我可不管。”

爱管不管吧，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流氓，无赖。宋从良极为愤怒地看了谢光世一眼，不再说什么，转身向外走去。

这时，一个衣衫单薄的姑娘突然哭喊着跑过来，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了宋从良的腿。宋从良低头一看，是园丁龚大头的女儿龚巧云。

宋从良说：“龚姑娘，快起来，别这样，地上全是雨水。”

龚巧云抱着宋从良的腿，泣不成声。龚巧云说了一大通做主、报仇申冤之类的话。宋从良把她从地上扶起来，但龚巧云很快又跪到了地上。龚巧云的双手紧紧地抱着宋从良的腿，斑驳的泥水抹在宋从良的大衣上，使宋从良感到心烦意乱。龚巧云哭着要宋从良捉拿杀害其父的凶手。宋从良对龚巧云说：

“你怎么知道他是被人杀死的？”

龚巧云说：“明摆着的事，他活得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他为什么要死？”

宋从良说：“你知道是谁杀了他？”

龚巧云说：“我怎么知道，我要知道就好了。”

宋从良说：“龚姑娘，你先起来。龚师傅在这里干了五十多年，你以为我不难过吗？我和你一样难过。你先回去。我出去一下，马上就会回来的。”

龚巧云说：“你不答应，我这就死给你看。……我爹还等着吃我的喜酒呢，他不想死的。”

宋从良说：“好吧，我这就去报警。”

两个女人扶起哭哭啼啼的龚巧云，向西面的花房里走去。

……宋从良驱车来到车站以后，月台上冷冷清清的。临出门时，他看见园内二楼的窗户开了，妹妹采春站在那里，冷眼看着楼下乱糟糟的人群。

启明先生换乘的火车早已北上开走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妇人正冒着早晨的细雨，在空荡荡的月台上追赶一只被风刮跑了的空罐头盒。在一个背风的墙角里，一名巡道工正拿着烟丝与纸条，用唾沫卷烟。宋从良漫无目的地走过来时，那个巡道工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二

几天以后，宋从良致函给北上的启明先生，信中充满了愧意与不安，满纸负荆言，一把辛酸泪。启明对此事似乎不怎么在意。过了一段时间，宋从良突然收到了玉堂先生的一封来信。宋从良没有想到玉堂先生会在那个阴雨连绵的早晨与启明先生同时北上。早先的时候，启明在信中只说是与一位朋友同行，但宋从良没料到那个朋友是玉堂先生。林氏的信件，一如他平日所做的文章。事后，宋从良想，假如那天早晨园子里没有出事，车站上的相会，将会是另一番情形。……龚大头……淫雨……哭声……湿漉漉的花木……令宋从良感到苦不堪言。

每当生活中出现裂缝的时候，宋从良总是迅速把自己置身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昔日的脸，一些早已逝去了的声音，时常莫名其妙地重现在他的眼前。往昔的图像尽管残缺不全，但也足以使他触目惊心。每一个夜晚的睡

眠，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一种轻松的放倒与休息，而是意味着一种力不从心的对抗，一种徒劳而持久的搏斗。在梦中的时候，他时常看见自己头破血流，遍体伤痕。夜鸟的翼下夹带着腥甜而潮湿的气息，犹如园中腐烂的花木。

这天早晨，宋从良醒来以后，他的太太谢蕙丛早已梳妆完毕，正在换衣服。宋从良点了一支烟，继续躺着。连日来，天气比较晴朗。早晨的阳光涂满了窗棂，洒在床上。宋从良躺在床上，深感阳光虽然明亮，但毫无暖意可言。谢蕙丛坐在镜子前，正在抱怨断发，抱怨脂粉。在宋从良的视线里，昨夜的那种气息仍然附丽在女人光洁的身体上，早晨的光线使它变得有些虚实不定。谢蕙丛几乎每天都要防风、防晒，时常抱怨脸上的肌肤不像身上的肌肤那样光洁白皙。她常幻想一张光彩夺目的脸，那样一来，她将会被人惊为天人。对谢蕙丛的这种设想，宋从良感到不可思议。这个女人，几乎一天一个想法，变化之快，令人吃惊。……现在，谢蕙丛从衣柜里抽出一条裙子，又抽出一条，都随手丢在一边。抽出来的几条，都不是她想要找的，她的头伸在衣柜里，背部的肌肤微微发红。

宋从良说：“你早就起来了？”

“我睡不着了。”谢蕙丛慢应着，没有回头，一双手继续在衣柜里翻来翻去。衣柜的门敞开着，一部分柔软光滑的丝织衣物从里面滑落出来，堆积在她的脚边。宋从良躺在床上看了一阵，想起昨夜的疼痛，对谢蕙丛说道：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日宴会吗，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谢蕙丛拿起一件衣服，在胸前比画了一下，又扔到一边。她若有所思地站在柜子前。她的头发时而飘至脸前，时而又摇到背后，这使她感到分心而烦恼。“你看见我那条裙子了吗？”

就是上个月刚买的那条。”

宋从良说：“我怎么会看见？什么都问我。你扔在地上的那两条不就很好吗？”

谢蕙丛说：“你懂什么，今天是她的生日，我要是穿了去，董太太会不高兴的。她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不喜欢别人比她年轻。”

“太复杂了。”宋从良说。

谢蕙丛说：“你起来帮我找一找。——你真的不去么，人家好不容易一年才过一个生日，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宋从良说：“什么叫一年一个生日，谁一年过两个生日？我不能去，我得去见那个陈邦彦，约好了的。”

“听说这个人周先生推荐来的？”谢蕙丛问道。

“是的，”宋从良说，“他很可能还随身带着周先生的亲笔信，所以我必须去。董太太那边我就对不起她了。”

“别又是一个骗子。”谢蕙丛说，“上次那个人不是打着胡先生的旗号来的么，你们书局还大张旗鼓地宴请了一番，结果呢？”

宋从良说：“你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不是一回事嘛。找你的衣服去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谢蕙丛说。

真要是周先生荐来的人，不会是一个混饭吃的白痴，宋从良躺在床上，自言自语道。书局里的力量还算可以，但人心不齐，互不通气，新旧作家之间的分歧到了一种红白相见的地步。几年前，宋从良读到了林琴南老先生翻译的《茶花女》，行文的确拗口。后来，又读到一册《恶之花》，译成了七言律诗和五言绝句的格式，几近令人不忍卒读。在宋从良看来，那

些缜密而有趣的过程，常常与许多人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谢蕙丛脱下晨衣，从宋从良的脸前扔到床上。宋从良恼怒地看了她一眼。谢蕙丛说道：

“别在那里算计了，我知道你的心思。”

谢蕙丛的话使宋从良的脸变得通红，他像是被人从背后猛击了一下。半晌，宋从良才说道：“你怎么说出这种话？你有什么根据？你知道什么？”

谢蕙丛说：“待会儿到了董家，董太太问起来，我可不替你打圆场。”

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两件令她满意的衣服。浓烈的香水味迅速弥漫过来，使宋从良忘记了吸烟，长长的一截烟灰落到枕边，但他毫无察觉。谢蕙丛系好带子，提醒宋从良说：

“小心，别给我烧了被子。”

她窸窸窣窣地起身离去。

三

这天下午的时候，刘东东回到家里。走进寂静无声的院子里后，他把手里的水罐放到门前，扶起了倒在院子里的两把椅子。椅子蒙着一层薄薄的浮土，印出一只带花纹的脚印。一片紫色的花茎在刘东东的视线里颤抖着。刘东东找来扫帚，将院子里的落叶扫到一起。之后，他抬起头，看见红、黑两种颜色的墨水溅在窗户上，太阳已经把它们晒干了，窗户上一片斑驳。花坛前有一只鞋。几只鸟从附近的一棵树上突然一哄而起，匆匆地从房前飞过。刘东东听到响声后，吃惊地向门口望去。街门仍然虚掩着，没有人进来。刘东东在窗前独自站了一

阵后，从屋里端出一盆水，开始上下擦拭窗户上的那些墨渍。精雕细镂的窗户，使他的动作充满了艰辛与努力。午后的阳光照在他的身后，他感到自己的头发很热。如水的阳光照在凹凸有致的窗骨上，刘东东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窗前晃来晃去。他突然想起了那个久无音讯的杨庄。杨庄是父亲的朋友，在南城书局编书，曾经编选过十几本唐诗宋词，还负责为每一句诗词撰写注释。每一部书里，注释类的文字占去了四分之三。刘东东记得，杨庄平时就是这么摇头晃脑的。……屋里有一只粉红色的蝴蝶结，是妹妹的，这会儿它看上去湿漉漉的，毫无生机，像一朵开败了的花。那些红黑的墨水大部分从窗户上消失不见了。剩下的一些遗留在雕花的缝隙里面，刘东东擦了几次，仍然无法触及它们。刘东东停住手。这时，他忽然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怀里抱着一只板凳。

“东哥哥，”孩子向前走了两步，说道，“这是你家的板凳，妈妈让我还给你。”

刘东东接过板凳，对孩子说：“小虎，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像只老鼠一样。”

小虎说：“东哥哥，这几天街上有妖精，妈妈不让我出来。”

刘东东说：“小虎，东哥哥现在有事，不能跟你玩了。”

小虎说：“有人来敲你家的门，我说没人，可那人还是敲个没完。”

刘东东伸手拍着孩子的头说：“小虎真是一个乖孩子，等过几天，哥哥领你到广场上放风筝去，放一个最长最大的。”

小虎感激而讨好地看着刘东东，从口袋里掏出三颗花生，递给刘东东，说：

“给你——”

刘东东说：“哥哥不要，你自己吃吧。快回家去，妈妈在等着你。”

小虎一蹦一跳地走了。

刘东东掩上街门。隔壁的院里这时传来了泼水的声音。

乔日清正在高声朗诵李白的《静夜思》。

屋里弥漫着潮气。刘东东走在潮湿的木制地板上，听到脚下传来阵阵沉闷而悠远的回声。在刘东东的视线里，窗帘如同舞台上时启时合的帷幕，但看不到其中的动作与身影，表里如一的帘子，它的内外两层都没有演员，锣声与马蹄响在街上，与此有关的事件蓄谋已久，并非一场草草的设计。刘东东拎着扫帚，把散落在地上的纸片扫到一起后，低头捡起一张印有绿色横格的卡片，卡片的正反两面都有父亲写的字。刘东东把卡片拿在手里，上面写道：

八月十二日 雨

上午。在王谢书店喜见藤本《红楼梦》，惟缺其中一册。欲九折购之，店主不允。复以原价购回。

午后，等苏德培来。

颦颦，颦颦。“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

至晚，苏兄仍来到。

八月十三日 阴

晨起，忽觉疼痛异常。左肋下似有一坚硬之物。

德培兄是一守信之人，若无有意外，不会不来。

傍晚，闻听有人敲门。开门，但来者不是苏德培。

看过之后，刘东东把卡片放好，又把门外的那只鞋捡回来。是父亲的一只鞋。刘东东曾听父亲说，苏伯伯家里有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女孩，叫小寒，是小寒那天出生的，比刘东东小五六个月，是一个很爱哭的小姑娘。

受潮后的门扉，发出一种怪声怪调的声音。门楣上有自下而上的一道一道印记。记载着刘东东成长的过程与确切的日期。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就要让刘东东站在门边，然后在他的头顶上面画一道印记。过一段时间，又画一道，看他长高了没有。在印记徘徊不前的时候，父亲就说，怎么还和两个月前一样啊？一点长进都没有，快长……算了，还是不长大为好。

刘东东扶起地上的衣架后，将一件碎花的衣服放在脸前闻了一阵，衣服上传来了母亲肌肤的气息。之后，他把手里的衣服挂到衣架上，又将两只平日插花的瓶子里都灌满了水。贮满了清水的瓶子，看上去和空瓶子并无两样。刘东东看了一阵，来到外面。街对面的树影与灰色的屋瓦显映在窗户上。

刘东东低头坐在小虎送来的那只凳子上。一队黄色的蚂蚁从他的脚下蜿蜒而过，还有几只拖着米粒的蚂蚁远远地落在最后。在一滴水珠前，那几只负重的蚂蚁停了下来，踌躇不前，刘东东帮它们刮掉那滴水珠后，几只蚂蚁却早已四处逃散了。

街上有人正奔跑，呼喊。刘东东走到外面后，只看见一阵尘土。

隔壁的院子里升起了一架梯子，一个老太太出现在墙头上。

“东东，还没吃饭吧？”

老太太说着，探身递过一个纸包。刘东东搬着凳子来到院墙下，他站在那只凳子上，接过老太太递来的油纸包。

“乔奶奶，我今天看见宝玉姑姑了。”刘东东仰起脸对老太太说。

“快吃吧，还热着呢。”老太太说，“家里有开水吗？”

刘东东摇摇头。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说，过这边来吃吧。

老太太的院子里有一张染血的帆布，暗红色的血迹使那张帆布变得又粗又硬，像一张风干后的牛皮。刘东东走进院子的时候，老翁乔日清正在门口霍霍地磨刀。乔日清抬起头看了一眼刘东东，又低下头去继续磨刀。

屋里的墙上有一只镜框，照片上的一群人穿着长衫与棉袍，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戴着圆形的眼镜。少数的三两个人留着胡子。老太太把水端来，然后坐在一边，看着狼吞虎咽的刘东东。乔日清从外面进来，对老太太说：

“我出去一下。”

“你不要走远了。”老太太说。

“就你啰唆，难道我不懂吗？”乔日清不耐烦地说着，扬长而去。

窗外传来了风吹帆布的声音。乔日清裹着被吹成一团的长衫，消失在门外。风中的茅草时起时伏，重叠的窗扉在刘东东的视线里变得层出不穷。老太太正在整理一些零碎的绸布、呢料，刘东东低声对老太太说：

“乔奶奶，我看见宝玉姑姑了，我叫她了，她没有听见。”

老太太把一些颜色相近的零碎布料叠到一起，接着又打开另一只梳妆用的漆盒。刘东东眼花缭乱地看着里面的东西。老太太的缓慢而有条不紊的动作，使刘东东在吃饱喝足之余感到

有些百无聊赖，并渐渐产生了一种昏昏沉沉的睡意。窗外，一根长长的青藤不时从墙上飘至窗前，像一根柔软的辫子一样抽打着窗户。

刘东东好半天没有说话，老太太回头看了他一下，摘下花镜，问道：

“东东，吃饱了吗？”

“饱了。”刘东东说着，点点头。这会儿，他的脸红扑扑的，他感到身上很热，衣服像医生的手套一样紧紧地贴在皮肤上。

“东东，奶奶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要记住，不要对别人说……”

刘东东坐在老太太的身边，老太太搂着他。不久，老太太的话使刘东东的睡意消失得荡然无存。

四

街上只有一盏灯。

那个人面无表情地站在街灯下，青灰的灯光使他看上去面色如土，并隐隐约约地泛出一种微微的绿意。

刘东东一个人贴着高大的墙壁走了一阵，后来忽然停下了脚步。他听到前面不远处的黑暗中传来了两个人的说话声。

一个粗浊的声音说道：

“我告诉你，别惹我，惹火了我，小心我把你射出去。”

另一个声音说：

“看你说的，你这个人，你怎么能射我？你又不是一张弓。”